

周啸天 著

周啸天谈艺录

周啸天



论诗教
 论鉴衡
 论标新
 论比兴
 论意象
 论联想
 论语言
 论觅句
 论佳句
 论张力
 论夺换
 论韵律
 论入声
 论结构
 论章法
 论唱叹



周嘯天談藝錄

周嘯天 著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啸天谈艺录/周啸天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12. 8

ISBN 978 - 7 - 5120 - 0585 - 3

I. ①周… II. ①周… III. ①艺术—文集 IV. ①J—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0411 号

周啸天谈艺录

著 者: 周啸天

责任编辑: 程俊蓉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卡乐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277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雄奇玉秀竟殊科蜀
國倦山惠眼多金頂佛
走開寶鏡碩人雲際盡
雙蛾

壬辰端午書舊作望峨眉
年東之丙午周坤天



如果真的有来世，再让我作
一千次选择，我还是愿意做一个
付性的人。

周国平
2012.5.2.

作者手迹（硬笔）

目 录

论诗教	(1)
诗教，在海拔一千四百米的大山深处	(4)
论鉴衡	(8)
论标新	(10)
论超越	(13)
论兴会	(15)
论意象	(17)
论比兴	(19)
论联想	(27)
论语言	(30)
论觅句	(32)
再论觅句	(34)
论佳句	(36)
论张力	(38)
论夺换	(40)
论韵律	(47)
论入声	(49)
论结构	(54)
论章法	(57)
论唱叹	(59)
论通感	(65)

论空间感	(68)
论诗趣	(71)
论题材	(73)
论本事	(75)
论绝句	(77)
论风调	(80)
论填词	(84)
论咏物	(88)
论改诗	(90)
《历代诗词分类鉴赏》卷首语	(92)
诗的启蒙	(101)
从诗词消费中获益	(105)
《欣托居歌诗》自序	(111)
《杜甫蜀中诗选》序	(112)
诗心与佛心	(113)
敬畏新诗	(122)
毛泽东诗词平议	(134)
说《沁园春·雪》	(143)
季羨林说诗	(155)
赵朴初的诗词曲	(159)
丁宁及其词	(168)
袁第锐之诗与论	(178)
中华诗词研究院成立感言	(186)
想不到的好	(189)
诗在岷峨	(197)
岷峨原始	(202)
江山代有才人出	(210)
《滕伟明诗词选》序	(219)

滕伟明骂诗	(226)
评《新风集·王亚平卷》	(228)
读《萍影词》	(236)
《郭清银书殷明辉诗》序	(242)
成都逸人丁季和	(244)
并陶杜以为心	(251)
《浅尝集》序	(256)
《普陀山拾禅》序	(260)
《行走的叶子》序	(264)
马春《江湖诗草》序	(276)
《邓天柱作品集》序	(280)
《宝田遗韵续集》序	(284)
添枝加叶踵事增华	(287)
突发事件与诗词写作	(295)
关于李白答海光问	(298)
文言的魅力	(303)
无与伦比的短信写手	(311)
我看散文	(314)
《背城年华》序	(317)
《诗文渠县》序	(322)
白也臣是联	(331)
篆刻的两度书写	(333)
论好印	(340)
印要这样刻	(344)
但愿一识韩荆州	(347)
说写字	(349)
海上书家顾妙林	(351)
章继肃书法篆刻集序	(353)

萧传厚书法集序	(357)
张大千与齐白石	(360)
唐韵生动	(364)
大话周七	(368)
一方水土一方人	(371)
跋：不送书	(374)

论 诗 教

孔子说，一定得学诗。

孔子见学生，劈头就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回家又对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诗就那么重要么？

诗不能当饭吃，不能解决就业问题，也不能指望用诗来改造社会。鲁迅说，一首诗赶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打走了。除了少数时期，新乐府不是评价很高的诗。诗的用处不在那些地方。诗如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填不饱肚子，却能陶冶人的情操，使之成为诗性的人。诗性的人不把人生看成干枯的东西，懂得怎样善待生活，少有得抑郁症的机会。对于诗性的人来说，诗是一座精神家园。

孔子听几个学生谈心，时发一哂，不轻许可。然而，当曾点说出：“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即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苏东坡在颍州，一夜，堂前梅花大开，月色鲜霁。夫人王氏曰：“春月胜如秋月色，秋月令人凄惨，春月令人和悦。何不召赵德麟辈饮此花下？”先生大喜曰：“此真诗家语耳。”徐文长闻西兴一脚夫语云：“风在戴老爷家过夏，我家过冬。”为之拊掌。凡此，皆诗性之人也。

诗教说到底是一种美育。它教人读诗、爱诗、懂诗，而并

不要人人都成为诗人。孔子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而不说“小子何莫‘作’乎诗。”孔子不作诗，孔门弟子也不作诗，但讨论起诗歌来，都有很高的见地。他们是一群心智健康的人，是一群诗性的人。《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教的结果，能使人“温柔敦厚”，因为心态好，性格好，人际关系也就好。可见，高等学府的中文系不把出作家、出诗人写进自己的培养目标，并不是一时的疏忽大意。你何能鄙薄中文系教授的述而不作！

列宁岂不伟！他说“就是砸破我的脑袋，我也写不出一句诗来”，却并不妨碍他诵读普希金，不妨碍他成为一个诗性的人。小平岂不伟！他也不作一首诗。在他第三次复出前，突然朗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一诗（见《三国演义》）。没有哪一个人比邓小平更当得起这首诗，也没有哪一首诗比这首诗更能表达邓小平复出前的心情了。为此，邓家的孙辈都能背诵这首诗——这事是我听邓林（小平之长女）亲口讲的，“自古英雄尽解诗”——错不了！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其实也参与了创作，也能分享到与作者同等的喜悦。

在“文革”最艰难的那一段岁月，秘书为周恩来收拾桌子，无意中发现桌上的书中夹着一片纸，上面是总理用铅笔抄写的一首江南民歌：“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麦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周恩来在抄写这首民歌的时候，他十分压抑的心情应该得到了些许的释放。这就是庄子说的无用之大用。

马克思说：“对于非音乐的耳，再美的音乐也是没有用的。”与中小学开设音乐课、美术课一样，诗教也在于培养学生的美感，使之有一双慧眼、一双音乐的耳和一颗文心。往小

处说，可以更好地欣赏人生（按美的规律去生活），反言之，有助于承担人生的痛苦。往大处说，可以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杨振宁说，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人的方程有极深层的理论架构之美，它们是造物者的诗。虽然世上有极少的人，在某一方面天赋超常，而在其他方面非常闭塞。要是能够选择，我想，他们也会一千次选择做心智健康的人、诗性的人，而不肯做偏才、雨人。

至于诗人，就更须以读诗、爱诗、懂诗为前提了。什么是诗人？我有一个定义——凡用全身心去感受、琢磨人生而又有几分语言天赋的人，便有诗人的资质。而诗才，是从阅读中产生的。读到什么份上，才可能写到什么份上。读到见了诗家三昧，不写则已，写必不落公共之言，下笔即有健语、胜语、妙语，而无稚语、弱语、平缓语。诗家刘梦芙自叙曰：“余诗沾溉唐以下诸家，于汉魏两晋未尝用心，气格未致高浑，辞句每患浅弱。”此真人不说假话。我素不能饮，亦为之浮一大白。

然则，诗可以不多读哉！

诗教，在海拔一千四百米的大山深处

山那边，有个自发的读书会。他们在对中小學生推行诗教。

叙永的叶子不久前往水潦彝乡走了一遭，回来告诉我这样一个信息，同时给了我两本学校自编的书，一本是《坛厂诗词教学》，一本是《读书会记要》，她说：“你应该为他们写点什么。”

我感到惊讶，因为在我的头脑里，诗教，无论如何是难以和彝乡、村校联系在一起，何况那所学校又在海拔一千四百多米的大山深处。

坛厂学校的十多位教师，在工作之余，有共同的诗生活。他们在每月的一个周末，会聚在一个土屋里饮酒赋诗。除了背诵名篇和赏奇析疑之外，还行令、作诗、撰联，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而每一次活动，又详细记录在案。兹录一则：

浪子行令，要求：“以秋为背景，写一顶真回文诗。第一句以‘秋’字结尾。例：‘休说汉宫秋，秋月罩西楼，楼前观残月，月落事事休。’（阿森作）”各会友完成情况如下：

阿森：忧虑怨寒秋，秋雨似泪流，流水送花去，去时人更忧。

杨帆：收回一楼秋，秋来人不休，休闲不是懒，懒惰定无收。

浪子：钩沉已深秋，秋收禾满楼，楼满人欢笑，笑眼

识银钩。

曹老：头白意横秋，秋光万点愁，愁思何所似，似我雪满头。

春晓：休说天凉好个秋，秋风还在塞外留，留住秋风难留雁，雁来已是菊花休。

全部过关。诸君各饮一杯。

再录一则：

振森行令，要求：“举一三个字的词牌，以词牌的每一个字为首字，举一句历代诗词，并注出作者和题目。限时十分钟。举例：西江月。西塞山前白鹭飞（张志和《渔歌子》），江畔何人初见月（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月明歌吹在昭阳（李益《宫怨》）。”各会友完成情况如下：

春晓：南乡子。南国风烟正十年（陈毅《梅岭三章》），乡音无改鬓毛衰（贺知章《回乡偶书》），子夜吴歌动君心（李白《白纻辞》）。

振森：满江红。满川风雨独凭栏（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江流宛转绕芳甸（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红颜未老恩先断（白居易《后宫词》）。

肖飞：秦楼月。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出塞》），楼阁玲珑五云起（白居易《长恨歌》），月既不解饮（李白《月下独酌》）。

十分钟到，曹老未交卷，宣布自己罚酒一杯，并声称要在喝下罚酒后继续完卷。最后，他完成的情况如下：

曹老：人月圆。人闲桂花落（王维《鸟鸣涧》），月光长照金樽里（李白《把酒问月》），圆影覆华池（卢照邻《曲池荷》）。

看了这些记录，立刻记起“文革”往事：每到腊月三十晚上，家乡小城之中，一干趣味相投的年轻人聚在一位朋友家中

猜谜——谜语都是自制的。一间陋室坐满了人，经常是寂静无声，大家坐着苦思冥想。只要有人猜中了，室内便一片欢笑。在那个没有“春晚”的年代，着实填补了一下精神空虚。

一切艺术都含有几分游戏的意味，诗歌也是这样的。由诗歌派生出的文字游戏很多，如酒令、诗钟、联句、步韵等等，不一而足。在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后，还可以加一句“可以玩”。《红楼梦》大观园中人，就非常精通诗玩法。从前两则记录看，坛厂读书会的会友们，对诗玩法，也做到了心领神会。

玩诗的好处，除了充实精神生活而外，还可以积累创作技巧，丰富知识储量。

叶子说，她喜欢坛厂人，是因为一种平民情怀。我却说，其实坛厂人算得上精神贵族。换一种说法也可以，那就是，他们有贵族精神。

刘再复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讲贵族精神，大意说，人格上、精神上的贵贱，是最重要的。就像晴雯，身为下贱，可是心比天高。人格的高尚，不是社会地位可以决定的。基佐《欧洲文明论》对贵族有个定义，他说贵族最重要是要自我确立，自我确立什么呢？就是重要性来自自我，不是来自皇帝，也不是来自他人，就是心灵状态决定一切，不管物质财富如何，精神可以很富有，很高贵。

孔子表扬他的爱徒颜回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个颜回，就是典型的精神贵族。我曾经看过一部电视记录片，一位记者采访峨眉山一位美貌的尼姑，说：“当你看到到寺庙中来的，那些成双成对的年轻恋人时，会不会觉得自个儿太苦呢？”那位尼姑放下手中的画笔，说：“我心淡定，他们有许多烦恼，苦的是他们。”我想，《红楼梦》中的惜春出家后，大概是这个

样子。

坛厂学校老师不但自己有贵族精神，通过言传身教，还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学生。他们自编教材，优化课程设置，对学生进行诗教。关于诗教，我认为，其目的主要是教人读诗、爱诗、懂诗，培养诗性的人。而并不要人人都成为诗人。诗性的人是心智健康的人，是优雅的人，是懂得敬畏的人，是懂得感恩的人，当然，也是爱美的人——有音乐的耳，有绘画的眼，有一颗诗心。孔子是诗性的人，颜回是诗性的人，那个尼姑也是诗性的人，坛厂读书会的会友和他们的学生，也是诗性的人。

在坛厂，小学二三年级的孩子，就能背诵两三百首诗词。初中的学生，不少人已懂得诗词是怎样写成的，略举两首习作：

漫天云絮舞空中，气爽秋高感慨同。
扫去纤霞天更阔，蓝空万里待秋风。

（杨旭娇《秋风》）

远看如烟似梦游，天笼地罩一篷收。
离乡游子思亲苦，尽写群峰顶上头。

（贺叙萍《雾》）

坛厂读书会成立，迄今已逾十载。

他们所做的是许多大专院校的文科院、系所应该做而未能做的事，所以令人刮目相看。

这是鸡鸣三省的地方，当年红军从这里走过。

如今，诗教在这里蹒跚。据说已经影响到云南、贵州的附近地区。也许有一天，它也能够星火燎原。

论 鉴 衡

怎样的诗词才算佳作，有一种提法是：情真、格高、辞美、律严。

乍看放之四海而皆准，再酌却是无关痛痒。

唐诗宋词中的佳作，大概是符合这四项原则的吧。然而，当代诗词倘若不为当代生活所动，写得与古人不分彼此，就算做到了这四条，好吗？习惯、重复是诗歌的大敌，因为会导致感觉的迟钝。今人写得绝类唐诗，就不如读唐诗；今人写得绝类宋词，就不如读宋词；今人写得绝类清诗清词，就不如读清人诗词。难道不是这样吗？

何况这四条还经不起细细推敲。先说“律严”。古体诗不用说，就拿近体诗来说吧，律严好还是律宽好，还真很难说。清人沈德潜说：“似对非对，初唐标格。”时人徐晋如论对仗说，没有必要太过工整，太过工整的往往死板，或伤于纤巧。皆见道语也。中国画论曰“宁拙勿巧”。杜甫律诗多拗体。你说宽好还是严好呢？武侯祠联语曰：“不审时即宽严皆误。”余谓诗词亦然。

次论“辞美”。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好像是在抬杠。庄子又有一句：“美者自美，吾不以为美也。”再说“格高”。阳春白雪就一定就比下里巴人高吗？这件事从来是有争论的，而且还会争论下去。至于“情真”，可以用来衡量诗之真伪，却不能用来说明诗之好坏。你不能说阳光就真，阴暗就不真；